大学文苑

十月蟋蟀入我床下

□杨兴杰 西安邮电大学2022级本科

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

《诗经》里，蟋蟀是节气的信使，踩着时间的脊背步步逼近。先民不需要日历，听虫声便知天地消息。这只小虫从旷野登堂入室，最终钻进华夏文明的床榻，一吟就是三千年。

直到另一个北京玩主——王世襄，用紫檀木般的考究，将秋声请进了宣德罐。读他的《蟋蟀谱集成》，相虫、养虫、斗虫、器皿、掌故，每条皆可入典。这位“秋官”用象牙塔的功夫，为草根鸣虫立传。

而我的捕蟋蟀事业，始于一把铁皮手电筒。

手电筒的塑料罩早已摔出蛛网裂痕，光柱投出去便涣散成昏黄的雾。但在八岁那年的夜里，它就是我的探照灯。王世襄的相虫术讲究“头色、牙钳、肉身、翅衣”，而我的标准质朴至极——谁嚷得最响，谁便是将军。

砖头翻开的刹那，潮虫四散，蜈蚣疾走。只有那只黑褐色的精灵定在光圈中心，两根触须四下探着虚实。此时动作要快，更要轻。铜丝罩子扣下去的力度，需恰好切断其退路而不伤其须尾。这招“观音拢袖”，是我无师自通的绝学。

接着，战利品被请进玻璃囚宫，垫一层溏湿的土，再供半片青翠菜叶。

王世襄的蛐蛐住的是澄泥老盆，吃的是精研的熟栗子泥。我的“将军”则屈居果酱瓶，粮饷不过是清水毛豆。但仪式感不曾短缺——每日以毛笔蘸水轻润瓶壁，煞有介事地依谱“贴铃”（配雌虫），虽往往只养出一批呆头愣脑、拒不应战的懒货。

真正的沙场，在午后阳光晒暖的水泥管上。

两罐口对口，闸门抽开。孩子的赌注通常是弹珠与画片，蛐蛐的赌注则是全部的尊严乃至性命。王世襄笔下那“牙似干将”的猛将，在我这里，多是交锋即溃的逃兵。犹记得我最骁勇的那只“黑头”，竟在决战前夜，撬开纱罩，遁入茫茫黑暗，不知所终。

母亲总笑我是个“玩客”，少时就趴在地上玩虫，大了还净看些教人玩物的书。她一边缝着衣服，一边看我捧着王世襄的《蟋蟀谱集成》发呆，便摇头：“这般痴相，倒像是要从书里抠出只蛐蛐来。”她自然不明白，有些玩物里其实藏着山河，有些玩趣中一样见着古今。

待秋深了，水泥管上的“沙场”早已散场。弹珠滚进了抽屉角落，画片夹在旧课本里当了书签。我们的输赢胜负，后来都忘了。唯独一直挂念着那年决斗前夜撬开纱罩的黑头将军，不知它遁入茫茫黑暗之后，可曾寻得良所，可曾婚配，可曾子孙满堂。

若真能儿孙绕膝，秋夜鸣唱时，它或许会讲起往事。那故事里肯定没有王世襄的谱录，也没有孩子的赌注，只有一个关于“抓壮丁的巨人”的传说——那巨人手指如山倾，罩子似天穹，来时悄无声息，去时地动山摇。在它的故事里，它也肯定不是逃兵，而是唯一一位从巨人指缝间成功突围并保全了自由与尊严的英雄。

如此想来，我那失败的捕蟋蟀“事业”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便是成就了一部虫族的“史诗”。

南站旁观者

□冯栩雯 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2024级师范专业

广州南站，这座宏伟而忙碌的交通枢纽，宛如一座微缩的城市，每天迎接着数以万计的旅客。地铁站口人来人往，自动扶梯上上下下，运送着一拨又一拨乘客。那天我送朋友前往高铁站，入闸口时，嘈杂的人声将我紧紧裹挟，我才第一次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车站。

我同朋友在闸机外道别。“到了记得发消息哈。”我把提前买好的零食塞进她怀里，表面上依然谈笑风生，嘴角的弧度却掩不住内心的落寞。朋友点点头，马尾辫轻轻扫过她的肩膀，她转身离去，身影慢慢消融在攒动的人潮中。只剩下我僵立在原地，望着那片流动的人潮，似乎所有告别都被揉成了无声的叹息。我看了看左右，在旁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抬头看着车站里的人来人往，想冲淡一下离别的苦涩再离开。

高处的顶灯射下来，将人流切割成斑驳的剪影。有西装革履的男人一边走着一边对着手机匆匆交代工作；有年轻女孩和同伴边走边兴奋地聊着天，书包上的玩偶挂件随着她颤动的肩膀轻轻摇晃；有一对情侣在分别前的最后一刻紧紧相拥，女孩睫毛上闪着细碎的水光，在暖黄灯光下折射出一丝丝伤感……我抱紧双臂，想在这川流不息的人间剧场里，暂且充当某些故事的旁观者。不远处的自动扶梯还在不断输送新的人影闯入我的视线：我们在之前从来没见过，也许以后也不会再见了。那个高鼻梁的男人，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阿姨，那个染着蓝色头发的少女……他们陌生的面孔如潮水般涌来又迅速退去，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？他们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精彩绝伦？也许那个打电话的男人是个大老板，正准备去开一个决定公司命运的会议？也许那个涂着艳丽口红的阿姨正准备去见阔别已久的老友？也许那个满眼期待的少女正准备踏上一段全新的旅程？

这些当然都只是我的猜测，事实是怎样我也可能永远无从知晓。但这些行李箱滚轮的滑动声、此起彼伏的广播提醒、手机外放的短视频音乐，正在我耳边交织成一首独特的城市交响曲，刺激着我的神经，我惊觉，原来车站是这样奇妙的容器，盛满了最仓促的离别和最盛大的重逢，还有最勇敢的启程和最安心的抵达。无数个碎片般的场景在顶灯的照射下忽明忽暗，那些未知的故事里，或许藏着比我见到的离别更炽热的希望吧？

我的一身倦意已慢慢消失，心中涌动着对未知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，这时手机传来一丝震动，是朋友发来的消息：“我已上车，靠窗的位置，能看到夕阳呢！”我指尖在屏幕上悬停片刻，最终只打了一个简单的“好”字——有些话不必说出口，就像这座永远不停歇的车站，沉默中自有千钧重量。点击发送后，我站起身，走进匆忙的人流中。我们都爱团聚时的大笑，没有人喜欢离别时的转身，但虽然每一次挥手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，每一次转身也都怀揣着崭新的梦想。这熙熙攘攘的车站，可以是出发的地方，抑或是抵达的地方，却从来不是停留的地方。

小城酸奶

□庄媛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3级

两年前的那个夏天，风正滚烫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下乡，去到一座很安静的城市。那里少见青壮年，多是上小学的孩子和守店的老人，到了学校上课时间，便四下静谧，静悄悄的似乎只有猫在街上走。街上有几家奶茶店，冲粉的味道很重，但胜在价格便宜。但那些店铺每天都很早就关门了，只有街边小摊贩的生意更旺一些，天越黑越热热闹闹地吆喝着。

我们一行人是去调研的。走访各个村庄，踩点历史遗迹，都没给我留下太多感触，我只觉得行程和旅游差不多，不过是住在小小的民宿里，吹风机的功率没那么高，仅此而已。买东西也有点不方便。我爱喝酸奶，结果去了当地的大超市和便利店都没有找到酸奶柜，不禁咂咂嘴，打电话和我妈吐槽。我妈说，可能酸奶保质期太短了，没人敢随便进这种货，怕卖不动就要砸在手里了，容易亏本。我心想也是。

短暂地待了一周，调研任务结束后我们就离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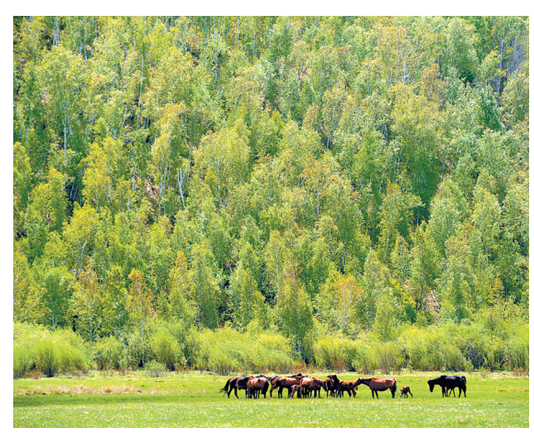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的是，又一轮春秋过后，我竟再次去到那儿，要做更深入的调研。

这回是冬天，颇有点过年回老家的感觉。孩子们仍然是笑脸盈盈，一草一木依旧那么熟悉，那些遗址也仿佛从未变过，依旧在原地等着我们。

但我惊喜地发现，奶茶店似乎多了几家，店铺关门的时间也比之前要晚了许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超市里有酸奶卖了，巧克力、草莓、香草……各种味道的新鲜酸奶。我一边撕开吸管的包装，一边掏手机给我妈发消息：“妈，这有酸奶喝了！”她随即回我三个大拇指：“进步了！”我乐呵呵地想，或许是我们这些频繁来下乡调研的年轻人给超市带来了商机，酸奶也不愁卖了。

但喝着酸奶的我又忽然觉得，短短一年多的时光其实带给这个小城市太多变化——点外卖可选的商家变多了，路上的青壮年面孔变多了，夜市的灯光更亮了……似乎有什么力量，正在将这座小城推向更欣欣向荣的方向，我能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小城的迅速发展与成长，这便是时代带来的进步吧？

我又拆了一盒酸奶，痛快地喝了一大口，有些兴奋地向要调研的目的地走去。一切看上去似乎还是一样，却又有些什么东西不一样了，我想去找出它来。



安逸 图/新华社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。
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

来稿请投邮箱：hdjs@ycwb.com。

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

流星雨过后，如果发现陨石，你该怎么做？

□江海

今年一连看了好几场流星雨，象限仪座、宝瓶座、英仙座、猎户座……的流星雨，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最近一场是11月18日凌晨的狮子座流星雨，也一度迎来“极大”的壮观场面。

看流星雨的时候，你是否想过，这些流星会降落到哪里？如果你有幸捡到一颗陨石，又该怎么办？

陨石比想象中更常见

有科学家曾估算过，可能每天都有100多吨宇宙尘埃降临地球；每年都会有数百颗陨石坠落地面。这些陨石大多数在距地面10公里到20公里的高空就已燃尽，剩下那些大多数都悄无声息地落入了海洋或荒野中，真正被发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有关权威网站显示，迄今为止，全世界已有超过7.7万块陨石经过权威鉴定。也就是说，陨石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常见。

据现有资料显示，目前，世界上保存最大的铁陨石是非洲纳米比亚的戈巴铁陨石，重约60吨；其次是格林兰的约角1号铁陨石，重约33吨；我国新疆的一块铁陨石，重约28吨，是世界第三大铁陨石；而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是我国吉林的一块“吉林1号”陨石，其收集到的相关样品总重为2550公斤，而“吉林1号”陨石就重达1770公斤。

此外，全球已发现并被鉴定的陨石中，火星陨石仅有约400块。其中最大的火星陨石是于2023年11月在尼日尔被发现的一块陨石，总重量达25公斤，今年7月刚通过国际拍卖成交，成交价约为530万美元（约合3805万元人民币），创下了火星陨石拍卖的新纪录。而原本保持在吉尼斯纪录中最大的一块于1962年坠落在美国尼日利亚卡齐纳州的“扎加米”陨石（总重量达18公斤）就成了第二大火星陨石。

发现陨石请务必上报

陨石既然并非那么罕见，我们在野外是否有可能捡到呢？确实，在新疆、吉林等地区真的有可能很容易就捡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石头。如果你发现这块石头与周围大部分的石头有所不同，尤其是颜色更深、分量更重，表面还很光滑，那么，它就极可能是一块陨石。当然，也有些特殊的陨石并不会特别重，要准确判断一块石头是不是陨石，还需要最后根据专业仪器来鉴定。

不过，如果你觉得发现了一块有可能是陨石的特殊石头，最好先遵循以下几个步骤来保护它的科学价值：

1. 触碰前拍照留证。拍摄广角和特写镜头，并放置参照物（比如硬币、手掌）展示其大小。

2. 记录GPS坐标、日期与时间，用手机定位数据即可。

3. 切勿清洗陨石。避免冲洗、擦拭或抛光，否则会损坏陨石脆弱的矿物结构和化学特征。

4. 拿起陨石时请谨慎——最好佩戴手套，用干净的铝箔纸包裹它，切记，不要使用塑料袋、塑料盒，以防对表面物质有所污染。

5. 详细记录陨石所在之处的地面类型及周边特征，比如附近有什么岩石等信息。

6. 迅速联系附近的博物馆、科技馆，以寻求专业的建议和鉴定。

很多陨石在被发现时，都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，它们表面留存下来的一些珍贵信息就此被彻底销毁，而这些信息可以来自遥远的太空，是人类追溯宇宙起源的宝贵线索。比如用酸液浸泡清洗，会加速陨石的腐蚀；用铁锤敲击破坏陨石的外壳，破坏了原石的状态；顺手取走陨石时，没记录下发现位置，导致失去重要数据；还有部分陨石被非法买卖，难以被用于科学研究。

所以，发现陨石时，最好立刻上报相关博物馆或科学中心，也许你的这一举动会带来一项关于宇宙的重大发现。

2025年11月18日凌晨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拍摄的狮子座流星雨 新华社发

最近被拍出天价的“最大”火星陨石编号为“NWA 16788”（资料图片）

牙蕉、弓蕉与芭蕉

□李远芳

在粤东客家地区，许多人是听着睡前童话“老虎外婆”长大的——童话里，两姊妹要去外婆家，越过山岗时，一只老虎蹦了出来，谎称是她们的外婆。姐姐说：你不是，外婆是“着青衫”的。老虎扯下几片芭蕉叶，裹在身上说：看啊，外婆的青衫……

我向来很喜欢这个情节，每次听阿嬷讲到这里，都要想象一下芭蕉青衫的样子。我总以为，如此富有岭南色彩的童话就该画成图书，让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阅读。后来听说，惠阳、东莞、深圳一带客家人的民间故事里，也有这个情节，只是“老虎姐婆（外婆）”换成了“熊家嬷”，也就是母熊。且姐姐口中的“青衫”，换成了“绸布衫”。“绸布衫”似乎更加贴切，而且它和芭蕉叶一样，都是滑溜溜的。但还是觉得“青衫”更为形象、直观。

一提到“芭蕉青衫”，我就会想起家乡那一大片的蕉园。我家并不种蕉，但自打有记忆起，家里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串芭蕉，它们是母亲从老家或郊外亲戚家运回来的。这种自家种的芭蕉果实，是不香的，我们自然不叫它香蕉。在惠州、龙岗等地，人们都叫它“牙蕉”；在梅县、潮汕等地，人们叫它“弓蕉”。牙蕉、弓蕉，都是以形态命名的：弯曲的芭蕉，就像一个獠牙，又像一把弓。至于量词，我们也不叫一串蕉，而是叫“一托蕉”或“一梳蕉”。因为一只手托起来的芭蕉的量，就是“一托”；而一根根芭蕉如梳齿般稠密有序地排列着，就形成“一梳”。我总觉得似乎某样事物在一个地方越是常见，那个地方与它相关的词汇就会表达得越精准。比如游牧民族的语言中，与马有关的词汇往往很丰富；在寒冷地带，与雪有关的词汇往往也特别多；而芭蕉常见于华南，在我们方言里，牙蕉、弓蕉就比香蕉要形象，一托蕉、一梳蕉也比一串蕉更生动、形象。

这些土里土气的芭蕉非但没有香气，表面还布满了黑色斑点。年少的我是不太爱吃它的，只垂涎于市场里的香蕉。市场里的香蕉表皮鲜艳、光滑，果肉也散发出诱人香气，吃过它们，谁还看得上家里的那一梳土蕉呢？因此，每次去水果店里，我都要去挑选香蕉。有一日，为了去探望生病的亲戚，我又跟着母亲来到水果店，正欲选香蕉，母亲一把拉住我说：“病人本身就心肝焦，你还送蕉！”我一听，哭笑不得。后来也了解到，广东许多地区都有因“蕉”“焦”谐音而不宜以蕉赠病人的说法。在民间，水果一般都被赋予了相应的果语，如橘子代表“大吉（橘）大利”，榄子代表“揽子（抱子）”，甘蔗代表“从头甜到尾”……它们都被安排在喜庆的场合里，唯独芭蕉，却是被人嫌弃的。不过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香蕉呢，似乎为了弥补果实的遗憾，芭蕉叶倒是与喜庆日子密不可分的。过年的甜粄、清明的艾粄、冬至的萝卜粄，还有婚宴、乔迁宴中的发粄等，都由米或面做成，蒸熟后黏乎乎的，但用滑溜溜的芭蕉叶来垫着蒸，就再好不过。软糯的糕点里还会融入蕉叶的清香。要是用蒸笼纸来垫，就会少了这份岭南田园的气息。如今在一些老市场里，还可买到用蕉叶垫着蒸的早点。

但人到了一定年纪，似乎味觉就会来一场返璞归真。如今，相较于香蕉，我反而偏爱土蕉，只觉得土蕉的味道更醇厚、本真。我竟开始缠着老母亲去郊外为我寻找“牙蕉”，如从前一般，整串提着回家放熟了来吃。

以前我想不通，文人墨客为何能为芭蕉写出如此多称颂的诗词歌赋，我一直看不出这种随处可见、随手可取的植物有什么诗意。一看到诗人笔下的什么绿玉、绿蜡，我脑海里只会浮现出那些糕点下的叶片。我总以为，只有远方的枣树、苹果树、白桦树才是美的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那种对远方的向往也转化为了对近处的热爱。我逐渐意识到，并非远处的陌生才是诗，童年想象中的“绸布青衫”，还有各式糕点里的蕉叶清香，和家乡方言里的牙蕉、弓蕉，一托、一梳，又何尝不美，不是诗意盎然呢？